

主编 雷志雄

中国历代书法精品观止



篆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书法精品观止

● 篆书卷



主编\雷志雄
撰稿\雷志雄 陈新亚 魏开功
摄影\王岳君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国历代书法精品观止·篆书卷

主编 雷志雄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印张：15

开本：880×1230 毫米 1/16
插页：5

版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40

定价：38.00 元

书号：ISBN 7-216-01973-3/J·54

甲骨文、金文、小篆通称篆书，此已约定俗成。许慎《说文》释篆云：“引书也。”段玉裁注曰：“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据《说文》释“引”为“划线”、“划道”。隶书之前，书莫不以“引”为基本笔法特征，据此，约定俗成之说，取其广义，亦无不可。本卷所收 60 种，即自龟甲兽骨卜辞始，再周秦金器铭文，又秦汉以降碑碣刻石及文人法书墨迹。

由刻划符号而象形，但又不泥于形，组合象形，得会意之法，向抽象去，且在象形中提炼出平衡、对称、分布诸造型规律。此即汉字亦曾象形而之所以不亡者；古波斯、埃及象形文字虽兴而之所以不传者；汉字虽与画“同源”而之所以能分道扬镳，自成一艺术品类者。

甲骨文之于书法，其意义在完备之空间、四维诸概念为标音文字所不备，而此正是汉字能成为一门艺术之基础。由此起步，汉字之形式语汇日渐丰富。

殷商之季，青铜器制造技艺发达，器物纹饰美丽，然少文字。即有，亦类甲骨文。两周冶铸技艺之精，礼仪文化之盛，凡训诰、祭典、征伐、盟誓、赏策、婚嫁诸事，莫不造器铭辞以纪之。是时，因各诸侯国文字形异之分，铸造有精粗之别，故而造成铭文风格之丰富多采。齐、鲁之博大，郑、卫之朴厚，吴、楚之奇肆，秦、晋之整肃，各尽风采。

秦、汉两代，初虽有诏版、镜铭，然因隶书已兴，铭文形体亦趋方直简约，时有奇异瑰丽者出。秦始皇并天下为一统，不容六国文字之讹异，推行秦篆，因有规行矩步，温文尔雅之泰山、瑯琊台诸刻石出。

秦二世而斩，隶书已大行于天下，草书亦随之而兴。篆书式微，直至明季一蹶不振，中虽间有《少

室石阙》、《天发神讖》，然不过假瑰异奇古以娱神鬼，惑俗众耳；李阳冰虽名重一时，亦不过一现昙花矣；宋、元、明三朝，楷、行、草书大盛，名家辈出，然几无能篆者。

清乾、嘉间，金石考据之学兴，碑学风起，加之地不藏宝，钟鼎彝彝、刻石甲骨时有出土，书家借镜日广，视野渐阔，篆书欣然再起。

清代篆书，邓石如法正神完，吴熙载姿美笔丰，赵之谦圆劲潇洒，徐三庚清健挺朗，此从秦小篆出者；杨沂孙谨严平实，吴大澂恭正敦厚，黄牧甫华雍古穆，罗振玉清丽虚和，此从周金文出者。更有吴昌硕浸淫于金文，得力于石鼓，以郁勃浑古胜，领袖书坛，别张一帜，至今不落。

篆书体势优美多变，用笔经清代各家琢磨亦渐丰富，甚为当世所重。今更有以平面构成原理解构其体势，溶入草、隶笔法，变“引书”为挥写，且以浓淡枯湿增其墨韵者，意在“古为今用”。近有以“此为古所无”而垢叱者，真食古不化也。况且篆书舍笔法，能有可大变者乎？

目 录

甲骨文	1
大盂鼎铭	6
散氏盘铭	10
大克鼎铭	14
小克鼎铭	18
史颂殷铭	22
虢季子白盘铭	26
毛公鼎铭	30
兮甲盘铭	34
不斁殷铭	38
师寰殷铭	42
鲁伯愈父鬲铭	46
国差罐铭	48
秦公殷铭	51
王孙遗者钟铭	54
曾姬无卣壶铭	58
石鼓文	61
鄂君启节铭	65
楚王禽悉盘铭	69
楚王豆铭	73
秦始皇诏版	75
秦二十六年诏籀量	77
秦二十六年诏十六斤权	80
泰山刻石	83
琅琊台刻石	86
永始二年乘舆鼎铭	89
祀三公山碑	92
嵩山少室石阙铭	95
天发神讖碑	98
朱曼妻薛买地宅券	102
李阳冰·三坟记	106
邓石如·四体帖	110
邓石如·篆书四条屏	114
钱坫·张协七命中语	118

-
- 吴熙载·宋武帝与臧焘勅 122
吴熙载·吴均与宋元思书 126
吴熙载·篆书诗册 131
陈潮·法家言 135
杨沂孙·大戴礼记夏小正 138
徐三庚·篆书册 143
徐三庚·六言联 148
徐三庚·出师表 152
赵之谦·汉镜歌 157
赵之谦·潜夫论 162
吴大澂·临散氏盘 167
吴大澂·说文部首 172
吴大澂·大戴礼记夏小正 177
吴大澂·徐铉进校说文表 182
六舟达受·八言联 186
吴昌硕·修震泽许塘记 189
吴昌硕·临石鼓文 194
吴昌硕·小戎诗三章 198
吴昌硕·临庚黑卣铭 204
黄牧甫·吕子呻吟语 207
黄牧甫·史黄门急就章 212
罗振玉·临赫伯彝铭 216
罗振玉·临甲骨文 220
王福庵·阮籍咏怀诗 224
王福庵·治家格言 228
黄葆钺·百家姓 232

甲骨文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古董商范春清将在河南安阳购搜的“龙骨片”作为稀贵药材售予京师药铺。时官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无意中发现“龙骨片”上有钤刻迹,经与刘鹗、罗振玉等人研读反复,疑为远古文字。询之范春清,范伴称得于汤阴县。后经罗振玉访查,始知实出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此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秦章邯军交战时所驻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志》所记“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殷商后期(公元前1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都城遗址。甲骨文就是这时王室占卜记事刻在龟骨、兽骨上的文字,因未见于古史书,故学者名之不一,称其为龟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文和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等。

由于这一偶然的机缘,三千多年前的古代文字得以再显于世。此后,王懿荣、刘鹗、王襄、孟定生等竞相购藏,以罗振玉所获最富。后又有方法敏(美)、库寿龄、金璋(英)、维尔茨、卫礼贤(德)、明义士(加)、三井源右卫门、林泰辅(日)等人染指,以明义士搜获最多。建国后,国内私家所藏先后归藏各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及研究部门。流散于域外者,以日本、加拿大、英、美、德、法等国为多。

王襄、孟定生初见甲骨时,称之为“古简”。罗振玉谓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张敞)、杜(杜林)、扬(扬雄)、许(许慎)所不得见”之字。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才在其《铁云藏龟·自序》中明确断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二卷,开甲骨文研究之先。1906年,方法敏在《卡内基博物馆报告》第四期发表《中国原始文字考》,为西人治甲骨文最早者。此后,罗振玉、王国维、商承祚、容庚、董作宾及郭沫若等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甲骨文在书法艺术史上的意义是从象形中抽象出平衡、对称、比例、均匀等造型规律,为书法艺术奠定了作为一门艺术的起步的基础——造型概念。以此为基础,在书法艺术的发展演进中,空间结构日渐被关注并为人们所丰富,加之各种形式语汇的被发掘、调动、运用,使书法得以作为一门在汉字得天独厚的形体结构上产生出的艺术,走向了独立。

在对世间万物的有限认知中,在早期有限的文明程度下,在象形中抽象出如此有聚有散、有主有辅、有重有轻、有倚有正的视觉序列,不仅是先民们天才智慧的体现,也是他们面对千变万化、神秘奇幻的大千世界所产生的审美理想。线条构筑的形式——书法美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已露端倪。

雷志雄









大孟鼎铭

大孟鼎，西周初（康王）青铜礼器。高101.9厘米，径77.8厘米，深49.4厘米，重153.5公斤。道光初出土于陕西郿县，为西周出土青铜器之形制最大者，为别于他器小孟鼎，故称大孟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2字（合文4字），纪康王对孟的训诰和赏赐事，可与《尚书·酒诰》相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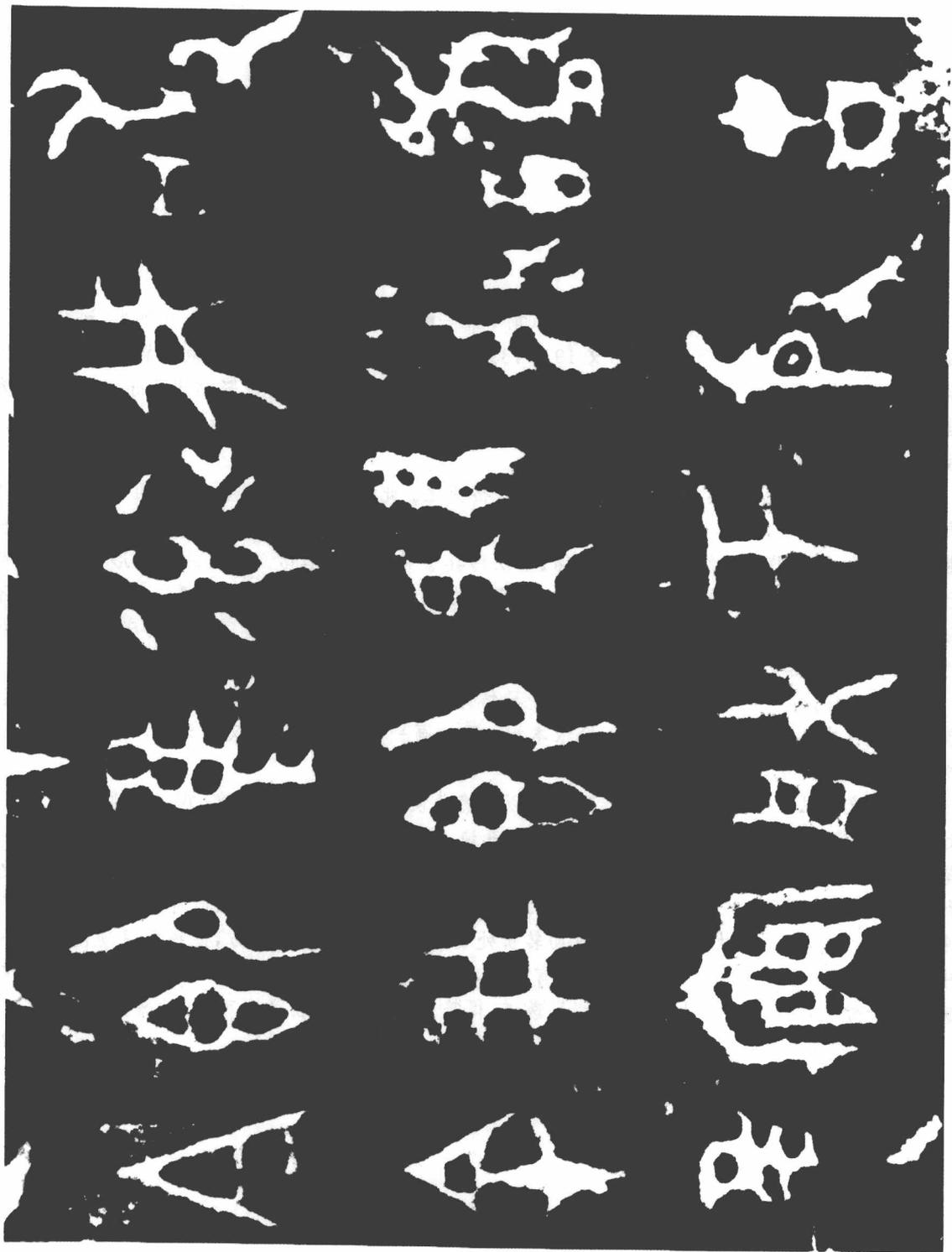
青铜器的制作据宋赵希鹄《洞天清录》载：“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画，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宽，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线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浇之，候干再浇，必令周足遮护讫，解桶缚，去桶板，急以细黄土，多用盐并纸筋固济于原澄泥之外，更加黄土二寸，留窍，中以铜汁泻入。”与冶铸遗址和有关冶铸实物的考古发现相参证，赵希鹄所言与青铜器冶铸工序基本相合。除少数战国时期青铜器（如中山王霁鼎）外，大多铭文均系先书锲在模范上，然后浇铸而成的。由于冶铸工序的复杂，铭文书锲不可能如卜辞的锲刻那样一次完成，因而，与简单的锲刻为表现手段的甲骨文相比，青铜器铭文的表现手段便显得复杂、丰富了许多。但是，这种丰富多变的风格，又绝非书锲者所能主动选择的，而是在制模、翻范、合范、浇铸、修整等多项工序中完成的。每一道工序的成功和失误都可能成为铭文书写样式的变化因素，都可能构成各不相同的风格趋向。这是我们在欣赏、研习中不可忽视的。

由于工具、材料的变化，也由于人们对工具、材料在运用中的不断认识，人们已感觉到书锲起伏顿挫的线条比粗细等一的线条要自由随意得多，且更富变化，更有感情色彩。先民们潜意识中线条美感经验的唤醒，线条变化的被接纳，标志着书法开始从甲骨文那种单纯的空间构筑走向丰富多变的线条表现。

大孟鼎铭的结体仍保持着甲骨文讲究对称、平衡的体势秩序，但已不是以简单的直线来作空间构筑，而是多用曲线来分割空间。线条也在多变的势向运动中起伏顿挫，如第二行第五字“有”的右下弧，起笔轻入后渐顿，而后轻提轻收；首行第四字“王”的下横，用另一形状的块面来避免点画雷同；首行第五字“在”的中部，用一厚重的块面化轻为重；第三行第五字“四”的四横，重入轻出，且取斜势，结构与线条互显互救……

尽管作为一种艺术追求的质量，以大孟鼎铭为代表的西周初期青铜器铭文还是被动的，但它因为装饰美化而产生的对线条的认识和非自觉中反映出的自然之趣，不能不说是书法史上的辉煌。

雷志雄



散氏盘铭

散氏盘，西周中晚期器，论者多断为厉王（前 857—前 842）时器。盘通高 20.6 厘米，深 9.8 厘米，径 54.6 厘米，重约 21.3 公斤。盘腹铭文 19 行，357 字。铭纪矢因侵散地，故予散以眉地田及井邑田为偿事，故又名矢人盘。又因铭文中“西官”二字凡三出，又名西官盘。盘清乾隆初出土于陕西凤翔，为扬州盐商洪氏所得。嘉庆十四年（1809）为两江总督阿林保购去，贡献清仁宗颙琰作寿礼，遂入藏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近世论者多谓金文仅具书体变化而无个性风格变化。此说之偏狭，《散氏盘铭》可正。胡小石先生尝言：“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孟鼎、毛公鼎、召鼎、齐侯罍、王孙钟之属，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尚横”即道出了《散氏盘铭》书法迥异于其他青铜器铭文书法的结构形态特征。简略去已成常式的修长结构中的装饰性“垂脚”；将贯常的纵势改为横势；使居上的重心下移；结体中不断打破对称和平衡，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大胆的独造。这独造的形态，洗却了庄严的庙堂气，华贵的装饰性，造就了青铜器铭文书法中又一派风神——敦厚朴实的山野气。

章法整肃庄严素为礼器铭文所重，更有变异结体以就章法者亦不鲜见。此盘铭文书法则不然：字不就行列而自成行列。各字大小疏密，全依本相。无一画平，无一字正，然又似无一不在绳墨之中。在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中，一派苍茫，真气弥漫。

礼器铭文笔法多重浑穆平实，此盘铭文则以奇诡草便出。以中锋行笔，实、疾、涩、曲参用。长划不平过，短划不苟且，平中用曲，曲中见平。入纸藏锋逆入而不重滞，出锋平入以显虚和。行笔实而不僵，收笔灵而不散。此即所谓“弥合混沌”，“实相空灵”之妙。研习此盘铭文，可用长锋硬毫，以取使转便易，但行笔不宜过快，否则失之薄、滑。逆锋入纸后，不可顺拖，宜顿挫涩行；平入时亦须有“一波三折”意。收束处不可太露，亦不可故作收藏状。盘曲折处切忌圆滑，要在圆中见方，使线条呈现出坚挺不屈，曲中寓挺的张力。若用短锋羊毫，平实中要有虚和，厚重中参以灵便，切忌“黑气”。有高手用长锋羊毫，高捉管用一分笔，挥洒自如，飞扬灵动，恣纵散溢，得篆中草意，然非初学者可法，效颦必入魔道。

雷志雄